

日本左右派青年之政治運動

宋淵責

本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日本右翼團體「楯之會」黨魁三島由紀夫割腹自殺，以煽動日本自衛隊政變之事件發生後，自由國家或共產國家均注視它的未來發展，也有杞憂該事件是否將觸發日本軍國主義之復活。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終了迄今，日本社會歷次所發生的暴動事件，大多係由左翼份子所發動。這次三島割腹事件，似可認為因左翼份子的騷動，而激起了右翼份子的對抗。——本文為剖析這些政治運動之癥結所在，擬從日本工業社會對青年心理之影響，透視歷次政治性示威暴動的經緯，並加以客觀的分析及論述。

一 國際情勢對青年心理的影響

一九五〇年代的後半期至六十年代的初期，世界局勢曾經顯現一連串的急劇變化，就中，最顯著者莫過於由冷戰情勢轉向政治談判之局面。但冷戰之解凍並非是世界和平降臨的預兆，而這種世局的變遷，却形成美蘇雙方，互相默認對方勢力範圍之局面。因而這種勢力範圍固定化的情勢，却導致致國反對美國，共匪與「蘇修」反目事態之發生。就自由世界而言，日本是從戰敗帶來的茫然若失的狀態裏轉醒，走向強盛的資本主義路線。同時德國在歐洲的資本主義國家裏逐漸茁壯，德日兩國對世局已有舉足輕重之地位。相反的，從歐洲自由市場的形成和美金危機之情勢，可以看出美國支配力漸趨動搖。雖然美國對美金之危機，已採緊急措施，以圖遏止情勢之擴大，但這種危機仍然緩慢地蔓延着，它暴露出美國的潛在性弱點。

另一方面，在共產主義國家裏，從五十年代之後半期開始，在匈牙利、波蘭掀起了批判史達林的浪潮，隨之蘇俄和其他附庸國家亦展開排斥史達林化的局面。在中蘇邊境上，中共與蘇俄之間又發生了一連串的衝突事件，迄今其對峙狀態仍無緩和的跡象。就經濟措施而言，一般社會主義國家，已開始實行產業計劃化，和改變其產業之管理方式。然而由於蘇俄支配層之固執

，終於招到捷克人民的反抗並發生侵犯捷克領土主權之事件。

在不結盟集團方面，謀求社會發達而漸次實行工業化，以求縮短與先進諸國的差距。但受越南戰爭和中東戰爭的影響，歐洲或拉丁美洲各國，却時遭游擊性劫機與綁架事件之困擾。

就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部以觀，經濟的成長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並調和了景氣循環之功效。致使各國所施行的福利制度，益為完善。但從美國的黑人暴動和反戰問題，法國之學生暴動，和各國學生運動之擴大，可以察悉，資本主義國家內部也發生了龜裂現象，並醞釀着變革的胚芽。

再就日本社會體制而言，目前日本之國民總生產已超過一千億美金，生活水準亦與歐洲先進諸國列於同等之地位。因此日本社會亦呈現着，一般資本主義國家所普遍存在着的「社會病理現象」。於是青年犯罪，老年人自殺，精神障礙，或家庭破裂現象，已至相當嚴重的地步。

從理論上言，社會保障制度之充實，將使貧窮、飢餓，及疾病減少。勞工法和教育制度之改善，亦能促成過度勞動和文盲現象減少。似此，人類的墮落原因減少，社會的不幸現象不再發生才合乎邏輯。事實上，社會保障制度之確立，雖可以去除貧困與一般情緒的不安，但它却導致人類喪失進取心、開發心與活動意欲。由於資本主義趨於高度化，而日本社會組織變成稠密機械化時，個人生活猶如被強制裝載於車上，無從自主地沿着車行方向奔走一般，在管理化社會組織中的日本青年學生，亦常有窒息之感，是故，久而久之，對資本主義產生反撥心，對社會權勢亦作正面的反抗行為。雖然目前的日本，蒙受日美安保條約之庇護，保持着極其穩定的狀態，但越戰的激烈化和世局之瞬息變化，却導致青年學生危懼着，日本將被捲入戰爭之漩渦，遭受被徵召到戰場的危險性，或者在地理上感受到，日本是處於美國與中共兩大峽谷之中，而於情緒上，產生了一種閉鎖感。為打破這種煩雜的情緒，而經常自暴自棄地作出極端的行為，猛然向社會權勢挑戰，尋找忘我之境地。

二 共黨利用青年學生造反

通常一般青年學生可分成三種類型：一為理智型，一為精神薄弱型，一為偏激型。無可諱言，現代日本社會中，屬於有理智耐性的，所謂「墨守成規」的固佔絕大多數，但亦有少數精神薄弱的青年，這些青年對社會現狀雖有反抗的意識，但對權力鬥爭，或政治問題却毫無興趣。只裝着異俗形態表現自己，以便隱藏他們內心的不安，可以說他們是喪失目標的一羣。另外一種偏激型的青年，則對成型化社會具有反撥的傾向，這些份子對現實的社會或機械文明，常抱着反抗的意識。戰前日本大學學生數只有八萬人，現今已膨脹至一百四十萬人之多（包括短期大學學生），無疑各色各樣的人物，均從四面八方擁進校園，其中具有偏激意識之學生，如遭遇外力的挑撥則容易盲目地向社會現狀挑戰，或向權勢鬥爭。因此日共着眼及此，而儘量利用學生之此種矛盾心理，唆使左傾工人與學生共同搗亂社會，以圖達成他們的統戰計劃。

共產黨能滲透並擴充勢力的地帶，大都限於低度開發地區，或後進性之國家。因為該地區的一般民衆的見識不高，加上生活清苦的緣故，極容易受共黨之煽動，盲目附和。然而在教育普及，一般知識水準極高的日本，共黨的活動則難於推展。再就日本的歷史、文化、社會以及民族性等加以觀察，似可認為日本社會是無法容納共產主義理論的地方。這亦可從歷次大選中，日本共產黨均無法獲得多數支持之情形，得到明確的證明。

日本共產黨自公開鬥爭活動迄今，已有長久的歷史。大正八年（一九一九年）日本發生關東大震災時，日共傾巢而出，煽動災民反對政府。因之，震災後共黨理論家大杉榮即被當時的軍閥天粕上尉斬殺。嗣後，日本軍閥即大事彈壓日共，自此，日共即潛入地下，不敢貿然活動。自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後，日共始再度重整黨務，募集黨員，並在戰後不安的社會中，煽動民衆從中興風作浪，利用民衆暴動，混亂社會，擬建立共產政權。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日共召開第四次黨員大會，制定二十五條之日本共產黨行動綱領，它所主張的要點是：

○打倒天皇制度，樹立共和政府。

○釋放一切政治犯並賠償被害者之損失。

◎廢除壓迫人民之法令，反對取締大眾運動。

◎強化農民組織，並向地主鬥爭。

以共產黨之性格而言，它慣用偏激的非常革命手段，以之改造社會。並在客觀上，認為有利價值者，即多方爭取利用。是故，日共為達成其顛覆政府，建立共產政權之目的，而於一九四九年一月廿八日以書信籠絡社會黨、和勞農黨，呼籲參加統一戰線，共同向右翼黨派鬥爭，茲摘錄其原文如下：

「回顧這次總選舉的結果，獲得多數席位之自由民主黨，勢將為資本家利益而倚仗多數席位，向人民施諸壓迫。因之，為確保自由、和平及民族之獨立，務須組織統一戰線，共同向保守派鬥爭，盼望貴黨賜予緊密之協力，並疏通勞農團體，在國會內外展開激烈的鬥爭……。」

同年一月三十日日本社會黨，對日共之覆函如下：

「總選舉的結果，得勢的保守勢力或許將仰賴其勢力，實行反動政策，對此情勢，吾黨亦將採取斷然的對策，與之鬥爭。對貴黨之提議，吾黨亦曾檢討過。但對國家的再建問題，一貫採取激烈的擾亂和破壞手段之貴黨，與採取和平建設手段之吾黨之間，有其根本不同之所在。復鑒於過去貴黨為黨利黨略而不顧一切，慣用他黨，不遵守信義，常作失信行為，因之，本黨不得不拒絕貴黨之提議。」

同年二月十五日勞農黨亦函覆謂：

「對貴黨的提議，吾黨中央委員會於二月十四日慎重檢討之結果，所得結論如次：

(一)吾黨認為黨組織之擴大強化，才是結合民主勢力和統一政治戰線之唯一途徑，因此，吾黨不便與貴黨合作。

(二)吾黨是民主的中央集權之黨，認為貴黨所提議之地方性鬥爭，是偏激的想法。因此，不便與貴黨攜手。

(三)向來吾黨切望遂行民主勢力之統一，常給予貴黨信義與友愛。然而吾黨自誕生以還，反受貴黨之妨害。

特別是此次總選舉時，貴黨屢次攻擊吾黨，並批判吾黨之政策，甚至誹謗個人，作了種種妨礙的措施。吾人深信倘若貴黨繼續作這種行為，對民主勢力的結合，以及對民主革命將有不利之處，因之，切望貴黨向一般大眾表白，承認過去的錯誤。」

從上述雙方書信之往返足以推知，採取非常偏激手段為旨之共黨，不但受到一般民衆的唾棄，甚至受到其他左翼革新黨派之疏遠。在這種內外情勢交迫之下，日共的目標自然轉向於青年身上。並利用青少年之特性，嗾使激進派學生玩忽「革命遊戲」。如前所述，學生在意識上對社會現狀之不滿，或對社會權勢的仇視態度，與共黨的偏激思想，頗有不謀而合之處。因有共黨之資助和挑撥，自一九五〇年代起，日本社會即受到青年政治運動的影響，而陷入混亂的局面。

三 左翼學生展開鬥爭行動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慶應大學、日本大學、東京女子大學的激進派學生，雲集慶應大學，對學生自治問題互相交換意見，並決議成立學生連合會，把以下數點作為學生運動之指針：

① 排除軍國主義。

② 成立學生自治組織，俾便達成校園民主化。

③ 研究集會、政治活動之自由。

④ 解決學生生活問題。

⑤ 女子教育機會之均等。

復於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二日，東京大學自治會中央委員會，就政府發表提高學費問題，呼籲全國學生反對繳交學費，並於同年九月十八日至二十日，召集全國學生代表，於東京第二師範女子部講堂，成立「全國學生自治會總連合」（以下簡稱全學連），討論鬥爭的策略和目標。於茲日本全國暴亂的禍根，正式在此生根。後來受到日共的慫恿和資助，而學生組織之性格亦逐漸變質，轉向政治鬥爭的途徑。茲將左翼學生所作的代表性政治鬥爭事件，摘錄如下：

(一) 反對大學法（一九四九年五月）

從這時期起，學生運動即由校園轉向街頭示威，全國有一四〇校，十萬學生參加罷課，並且有一萬學生在東京日比谷公園集會，參加鬥爭大會。

(二) 反對易爾斯氏之演講（一九五〇年五月四日）

易爾斯氏在他的演講中，呼籲從校園內趕出共產主義分子。左翼學生則以「

言論、宗教、思想之自由」為盾辭，要求佔領軍當局處分易爾斯氏。同年十月初旬，日本文部省（相當於我國之教育部）以政令第六十二號發佈，開除大學內的共產思想教職員，然而左翼學生則反對政府「開除赤色份子」，並於十月二十日一齊實行罷課。

(三) 京都大學天皇事件（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日本天皇巡視關西地方，當踏進京都大學之際，約有七十名左翼學生擋駕天皇去路，以穢言辱罵。

(四) 東京大學警官事件（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日）

二月二十日在東京大學法文第二十五號教室內，學生演劇中的觀客席上，發現三名私服刑警參雜其中，於是學生把這三名刑警趕出，取走警察手冊，並強迫他們寫悔過書。翌日警官隊即開入東大校園內，搜捕肇事嫌疑犯。於是學生方面即展開強烈的示威鬥爭。

(五) 砂川鬥爭事件（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

該事件係發生於東京近郊，立川美國空軍基地之所在地砂川町。數約二萬六千三百名左翼學生，與勞動者混合，向數千名警察血鬥二個星期。可以說是全學連暴動中的最大事件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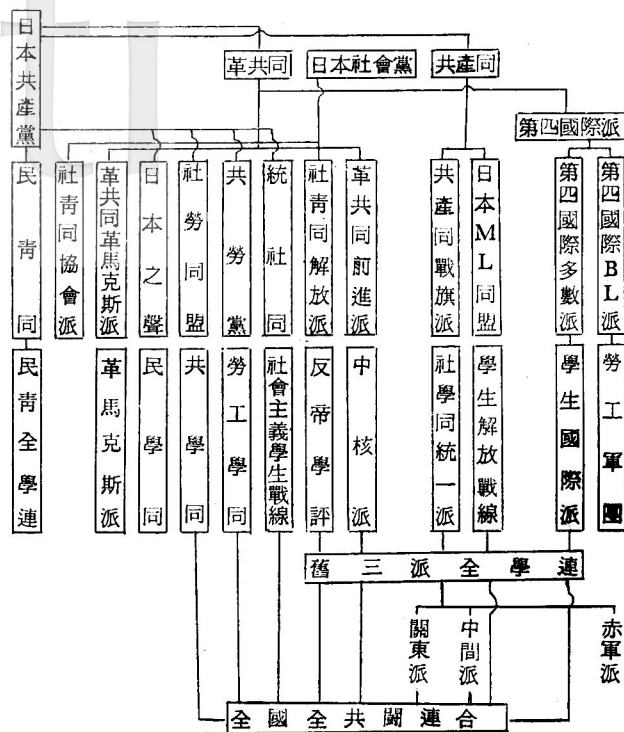
(六) 安保鬥爭事件（一九五九年十月）

日本共產黨和左翼同路人，為了阻止日美締結安全保障條約，而利用左翼學生向政府抗議。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日，日本全國約有三十萬名學生參加示威，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受共黨之慫恿，數約三萬名之學生衝進國會內庭開會，並與警察搏鬥。該次鬥爭一直持續至一九六〇年六月，在這廿一個月之期間內，發生多次衝進國會或首相官邸之事件。甚至右翼學生亦無法容忍左翼之胡亂行為，而乘坐多輛卡車衝進左翼示威圍內與之鬥毆。

自一九六〇年安保鬥爭後，全學連組織即分裂成日共系之代代木派與反日共之反代代木二派，互相傾軋，一時學生運動成爲小規模化。於是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日在東京召開「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總連合再建大會」，並於十二月十二日發表全學連再建宣言。一九六五年起左派學生所吶喊的口號是：反對美國核子潛艇寄港，反對日韓會談，反對佐藤首相訪韓，訪台，訪美，訪東南亞。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佐藤首相訪問我國時，數約二五〇名學生在羽田機場與警察機動隊衝突，是年十一月十二日佐藤首相訪美時，又有二千三

百名學生在羽田機場與警察混戰。然這幾年來所發生的暴動事件中，較嚴重者約有佐世保事件與東大事件。茲將其概要分述如次。

左翼學生各派與共同鬥爭組織



上部團體 學生組織 共同組織

(一) 佐世保事件

一九六八年一月，美國情報船在北韓領海，遭受北韓共黨之擄劫。為此美國政府為施諸壓力於北韓，而急遽從越南海域抽調Enterprise號核子動力航空母艦，駛往日本海，以示其報復力量。當Enterprise號航空母艦停泊於九州佐世保海軍基地時，東京反代木全學連——即所謂反日共三派全學連之暴力學生團體，擬增強九州左翼學生之聲勢，而聲色俱厲地，謂：「在東京門爭中，獲得不少成果之我們，決不把鄉下的警察放在眼中，將全力以赴，衝散警察之防衛線，以實力阻止美艦之寄港。」從而集體結隊南下，遠征九州佐世保市，與當地警察火拚。平常對鎮暴方式訓練有素的東京警察，設若受到穢言謾罵，亦無動於衷，巧妙地使用盾牌，以之阻止學生的突擊，即

使必須使用警棒的場合，亦不隨便毆打要害。然以日本人之氣質觀之，九州人是顯然較諸其他地方的人強韌，頗有剛毅之氣概。因之這些九州警察受到來自東京的暴力學生的嘲罵及突襲，即怒火冲天，揮棒反擊，將暴亂學生毆得遍體鱗傷。迄一月二十一日Enterprise號航艦離港為止的鬥爭中，雙方均有傷者出現。但日本輿論則爭相指責警察有防衛過當之嫌。就以我們客觀的立場觀之，現今的日本報界多有失去公正的立場，以佐世保事件為例，除了日本時報之外，大部份的報紙均刊登學生遭受警察毆打之照片，而學生毆打警察之照片，却極其鮮有。

(二) 東京大學事件

自一九六七年起，日本國內普遍發生大學紛爭。據日本警察廳的調查，全國三七八所大學（除去短期大學）之中，有五十四所大學鬧學潮。這種大學紛爭的原因，可歸納為提高學費、學生會館和學生宿舍之管理、設施之遷移、醫師研修制度、處分學生之方式、接受美國研究資金、對校園民主化之要求，或者學生自治會內部的派系鬥爭等等。目前，國立東京大學可算是日本之最高學府。但從學校的規模而言，擁有十萬名學生（約佔全日本大學學生的一成）的日本大學是日本最大的學府。因之，東大與日大在學校的經營上，成了尖銳的對比。雙方所發生的紛爭，在性格上，也有極其不同的地方。約略言之，日本大學所發生的紛爭之主因是繫於經營方式。而東京大學事件則諸如接受美軍的研究資金（左派指責東大是受美軍利用），或管理方式等等為起因。但該事件的直接原因，却肇始於醫學院廢止醫師實習制度而引起的。自日本政府修改醫師法後，醫學院畢業生必須經過國家考試合格，才能進入大學附屬醫院研修實習。這對一般醫學院學生而言，當然是切身的問題。因而醫學院學生就要求學校當局，共同反對這種國家的規制。然而校方則無法適從為由，拒絕學生的要求，終於招致學生的不滿。繼之，左翼偏激派學生就把醫局長監禁。學校當局鑒於事態之嚴重，緊急採取對策，將十七名肇事學生開除。然不滿於學校的這種處分辦法之左派暴力學生，則以受處分的學生中，有無辜者為由，集體將東京大學的象徵——安田講堂佔據，阻止學生上課。學校當局有鑒於事態之趨於嚴重，而導入警察隊干預。於是經濟學院為首的各學院的左翼學生，就以警察侵犯神聖的校園為藉口，擴大暴

亂範圍，阻止一切學生的上課，甚至他校學生亦參與封鎖學校教室。致使學校的機能停頓，不但無法教學，亦無法招生。對左翼學生的這種囂張行爲，一般局外人亦多有責難。校方鑒於事態之緊迫，而於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七日邀請警察機動隊介入，鎮壓暴動學生，解除被封鎖的安田講堂、中央圖書館、教室及研究室，收拾事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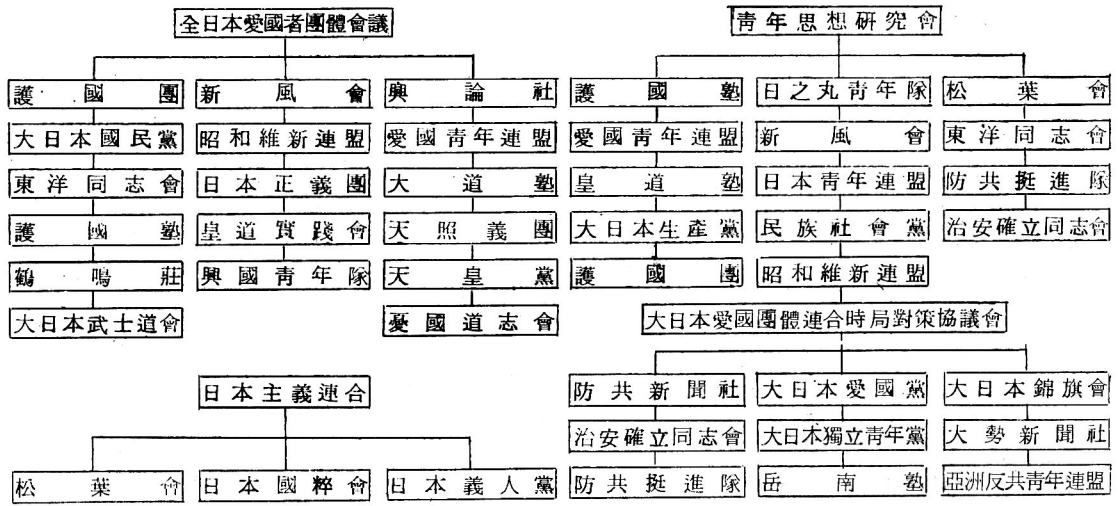
以上係由左翼學生所發動的許多暴動中，較爲突出的事件。然以左翼學生政治運動之實質而言，或許一九六〇年以前的政治活動是較有政治性的目的。自一九六〇年之安保鬥爭後，左翼學生內部即產生挫折感，或政治性的敗北感，尤其是在思想上蔓延着，由絕望帶來的虛脫感。所以從該時期起，反對對日韓問題，反對核子潛艇之寄港，或佔據校園以及赤軍派學生劫機飛往北韓之事件等加以考察，甚難發見其真正的政治目的。在他們玩忽的「革命遊戲」中所顯現者，無非是言論與行動之矛盾而已。

然以應付這些事態，而日本治安機關所表現的事實，亦有太過於縱容之嫌。日本警察的這種措施，與近日在波蘭北部格丹斯克、格地尼亞、及索坡特三城市所發生的人民抗暴事件中，共黨軍隊以坦克或裝甲車爲首，使用機槍等重武器，對付手無寸鐵的示威羣衆比較，兩者之間，有極其顯明的不同點。或許這就是民主國家與極權國家，在本質上，大相逕庭之處。於此亦可領悟，爲何暴力青年在自由民主社會裏，可以自由在地爲非作歹，而在共產極權社會裏的青年，無法主張政治改革的一個原因。

四 右翼青年政治運動之態勢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至一九五〇年代之初期，在左翼份子掀起的浪潮之下，很難發見重大的右翼政治運動。但自一九五三年七月三日，由舊日軍野村直邦上將率領的愛鄉連盟黨發足以來，右翼團體亦相繼出現，迄今已達七百五十個以上的團體。這些右翼團體之中，有些是親美，有些是反美。但歸納他們的主旨，一般都以反共爲主要目的。一九五三年所成立的「殉國青年隊」，則主張「以武力對付左翼之武力」，計劃向日本共產黨挑釁鬥爭，曾經演過與外務省外圍示威中的左翼團體發生搏鬥，或與北韓系在日朝鮮人戰鬥的事件。在舊軍人中，則以原陸軍參謀本部作戰課長、服部卓四郎上校

右翼勢力分佈圖



引自「日本戰後二十年」政治運動編 618頁

爲中心的三十幾名「服部派」份子，每星期舉行作戰會議，並收集情報，討論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時的東亞戰略。於現階段，主要的右翼團體，約有護國團、大日本國民黨、祖國防衛同志會、新日本協議會、全國師友協會、日本建青會、自由亞洲擁護連盟、松葉會、日之丸青年隊等等組織。再者，各派系所主張之主旨，或許可從自由亞洲擁

護連盟，於一九五八年十月廿一日向日本政府提出的上呈書中，洞察其性格之一斑。茲將其摘錄如左：

「茲隨同中共軍隊之攻擊金門島，而中共和蘇俄叫囂要求美軍自台灣撤退，或聲明解放台灣，是完全暴露共產國家進出西太平洋之野心。這將是共產軍隊進犯南韓，成爲日本威脅的所在。爲響應這種情勢，日本國內亦有日教組、全學連、總評，以及社會黨等，共產黨之統合戰線團體騷擾國內的安寧，並藉此妨害防衛力整備計劃之進行。他們是全面支持共產國家，主張廢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妨礙議會的正常運營，俾便達到破壞國家體制，企圖強行革命運動。現今台灣海峽雖然暫時停止砲擊與戰鬥，但這種情勢有如颶風眼之一時過境。今後共產黨決不會打消其軍事、政治之侵略意圖。再者，今後對日本國內的破壞行動，必會變本加厲。是故，以金門島爲第一線的台灣，是抵住共產侵略之亞洲國家的重要堡壘。倘若台灣遭受共產國家之侵佔，日本和自由亞洲國家勢必難予避免受到共產國家侵略的厄運。日本國內的共產勢力，即期望這種事態之發生。似此，國家正處於重大危機之際，政府及自由民主黨在外交上，應堅持成爲自由國家之一員的責任，並應特別支持中華民國政府。而對內則務須強化防衛力量，勵行治安對策，採取強硬的態度，以維國家之安寧。此即吾等切望政府善處之所在。」

上述係一般右翼團體所持的見解。茲將近年來，右翼極端份子所作的暴動事件，摘錄如後：

① 德田球一暗殺未遂事件（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九日）

日共黨魁德田球一在佐賀市公會堂演講中，日共反共連盟大鶴青年部宣傳部長古賀一郎等四人，將自製的火藥炸彈投向德田，使其受傷。

② 日共幹部暗殺未遂事件（一九四九年八月十日）

③ 侵入吉田首相官邸事件（一九五四年六月五日）

大日本愛國黨行動隊長柴田實等五人，侵入首相官邸，向吉田首相抗議之事。

④ 預謀暗殺吉田首相事件（一九五四年九月廿一日）

大日本生產黨員丸山利之侵入吉田首相官邸，擬要求其反省。

⑤ 刺傷社會黨國會議員河上丈太郎事件（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七日）

對左翼之反對安保條約而作出的暴亂，持反感之戶潤貞三郎，在國會前將河

上丈太郎刺傷。

⑥ 刺傷岸信介首相事件（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

在首相官邸開催池田總裁就任茶會中，荒牧退助以短刀刺傷岸信介首相。

⑦ 淺沼事件（一九六〇年十月十二日）

在東京日比谷公會堂演說中的社會黨淺沼委員長，遭全亞洲自由反共青年連盟黨員，原愛國黨員山口二矢以短刀刺進左胸殞命。

⑧ 三無事件（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左翼指導者之川南豐及其他十三名黨員，以預謀暗殺罪被逮捕。後來因受牽連致遭逮捕者，有舊日軍櫻井德太郎中將，和二二六事件之三上卓中尉等二十二名。

⑨ 計劃暗殺政界要人事件

擬使政府要人對日韓或對中共問題之處理上，有所反省，以備萬一被拒絕的場合，加以殺害爲目的，而身懷兇器之池田昌弘爲首的三名國粹同志會會員，在大阪以不法持有刀劍之罪名遭逮捕。

綜上而觀，右翼之暗殺事件，於一九六〇——一九六三年間爲多，但大部份是屬於個人的零星暗殺事件。

五 今後政治運動的預測

從上述左、右兩派的舉動可以曉得，雙方在行動上有極大的性格上的差距。左翼團體受到共產黨之幕後唆使及操縱，所爲的騷擾性的妄動，却引起一般民衆的反感，其結果並未獲得多大的成就。他們在政策上，雖然時常譴責政府的缺陷，但其本身却無法提出具體妥善的辦法，以應付複雜的國際局勢或內政問題。左翼所堅持的「無防備中立論」，表面上，似乎具有幾份的道理，但從世界近代史門去加以考察，却頗有問題。

反之，右翼所表現者，係沈默裏的行動，這可歸因於其先天的制約。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遭受患難的人民，或戰敗後受盡委屈的人民，決不會忘記軍閥之危險性。因此，右翼團體亦不便公然集體示威，以喧囂舊制的復活。但右翼之政治，在他們默默的行動中，却有了很大的成果。諸如日本自衛隊的擴充，舊領土之歸還，以及國防產業之復興等諸問題上，已有長足的進展。由此可知，社會有利條件已有倒向右翼一方（下轉第7頁）

出自駐滬美軍官與史迪威指揮部中人之勾搭，但其禍根則係出自延安軍事調遣團之派遣。

總之，開羅會議以前，美國因為採取自中國陸地擊破日本的戰略，所以看重中國之地形與兵源；開羅會議之後，美國因為改採中太平洋基地以海空兩軍進攻日本本土之戰略，遂不需要中國之地形與兵源。在看重中國地形兵源之秋，美國對我有求多應；在不需要我們地形兵源之時，美國對我不但有求必駁，並且還不顧我們本土的危急（其時日本已以鉗形攻勢剪取我們平漢粵漢之要衝），強迫我們出兵北緬，以策應美國中太平洋之戰事。這是開羅會議前後中美關係的變化。諸位如果把握此點，則不但對於一九四五年雅爾達會議我們權益何以被賣，可以了解，就對於戡亂時期，我們何以失敗，也可以尋出答案了。

註①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盟邦高峯會議共有十四次。邱吉爾參加十三次半，羅斯福十一次，史達林五次，蔣主席及杜魯門總統各一次，英首相艾德禮半次，詳見拙著「開羅會議」（未刊）。

②參看U. S. Arm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3—1944, Chapter 14, 及 Stilwell's Commander Problems, PP. 49—82.

③參看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Chapter 1, The War Plans, Washington Command Post, PP. 56—58.

④參看同上書 Chapter 3, British-American Plans.

⑤參看同上書 PP. 273—283, 又 Sherwood: Roosevelt & Hopkins, P. 605.

⑥參看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 51, 55, 70—73, 75.

⑦第一次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 80.)，第二次十二月十九日 (Ibid., P. 297.)，第三次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四日，第四次一九四四年三月廿日，第五次四月四日 (Ibid., P. 310.)

⑧中美關係文件（一九四三）頁三九七至三九九。

⑨ The China Tangle, Herbert Eies 著, P. 162.

⑩ 見魏德邁報告書。

開羅會議的檢討

（上接第58頁）之情勢。蹲在戰後的廢墟裏，失去一切信心的日本人，已從失望中翻醒過來，邁向世界經濟強國之林。這種情勢將會挽回日本人過去所失去的自尊心 and 優越感。無論日本之防衛整備計劃，起自保護海外投資之權益，抑或國防上的實際需要，擬消除因戰敗引起的屈辱感，日本也許只有一意孤行，擴大其經濟力量 and 軍事力量。

本年十一月廿五日在日本發生了轟動中外的三島事件。這個事件的主角三島由紀夫是曾經幾次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的著名作家。他率領了其所組織的「橋之會」的四名會員，衝進自衛隊東部方面總監部，把總監益田謙利監禁，並向自衛隊員演講，呼籲修改憲法，敦促自衛隊員採取行動，以改變方式改革政體，維護天皇制度。當三島演講時，在下聆聽之自衛隊員，噓聲四起叫罵不絕。但三島講畢，脫去上衣割腹自殺後，大家才認識事態之嚴重性。翌日自衛隊員在三島自殺之原地點，以菊花奠祭追悼之情形以觀，這事件或許會在右翼民族派之學生，或自衛隊的青年軍官，防衛大學的學生之間，引起共鳴。就三島之上述動機和行動加以考察，要達成其政治目的，或許有更佳之辦法才對。設若三島以其現有的名望和地位競選國會議員，以國會議員身份利用種種關係，出長防衛廳，並伺機統率親信實行政變，或許可以達到其目的。總之，這件事只能歸因於三島個人的思想和性格使然。三島生前常說：「思想和精神，最初並不能期待其成效，但經過十年左右，必會發生作用。」本年十二月十日，日本朝日新聞透露一則消息謂，在衆議院內閣委員會之議席上，有詢及由三島事件引起的影響問題者。對此，中曾根防衛廳長官答稱：「該事件對國內青年之衝擊，較諸預料者更為深刻。事件發生後，來自各地的電話纏綿不絕，譴責我的談話對三島過於刻薄」等語。這是由思想所掀起的事件，如果經過一段時間後，也許會出現某些形態之反應。

總之，由三島事件之影響，加上日本青年組成之勝共大會及亞洲反共聯盟大會的鼓吹，日本的右翼勢力業已伸展到戰後二十五年以來之頂點。今後日本國內政治運動之原動力，也許會由左派手中轉向右派手中，亦未可知。

本文的重要參考資料：

一、日本戰後二十年史（辻清明編著 政治過程篇）。二、東洋經濟週刊——三四九八號。三、朝日年鑑一九七〇年版別冊。四、縮刷讀賣新聞之重要紙面（一九六八、九——一九六九、八）。